

去處何往你

著支微克顯·蘭波

譯君明費



事 故 的 代 時 羅 尼

Quo Vadis

H. Sienkiewicz

社 光 國 卅 神

你往何處去？

波蘭·顯克微支著

費明君譯

神州國光社

你往何處去

發行者	代表人	出版者	譯者	著者
廣州·漢口·	北京·上海·	聯營書店	俞巴林	三巴林
			三三四弄四號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費明君
				波蘭·顯克微支

一九五一年六月再版 1500—2500

P778 ¥ 32000

譯序

要正確理解波蘭文學，探索隱蔽在美的言語與故事後面的真實的意味，就有先行簡要地知道直到最近爲止的，一般波蘭國民經過而來的無次數的悲慘命運，和波蘭的文學思潮的必要，這裏譯者單是敘述前者，因爲後者已在拙譯萊蒙脫底大著「農民」的譯序中提到，可請讀者自行參考，在這裏不再重覆了。

波蘭國民在十世紀時從神語時代進入基督教時代，也從那時代起，開始了他們的歷史的活。經過與隣國激烈的鬪爭，他們維護住生存，而波蘭的領域也在那時間，從埃爾培(Elbe)河延長到尼柏(Dnieper)河，從波羅的(Baltic)海擴展到黑海爲止。

從羅馬輸入基督教以後，波蘭文明的特長，常常和西歐是同一的，雖然東羅馬帝國底文化的影響，也曾波及到波蘭邊境。

那特殊的地勢，正是使波蘭文明進步的地域，而那結果，就使波蘭不能不發生幾次看到赤子流血的戰爭。十三世紀以來，波蘭阻止過韃靼人的侵略，在波蘭的努力之下，歐洲得能防止它的蔓延，因而，作爲歐洲的防禦者，波蘭獲得了「基督教底堡壘」的名譽的稱號。——當時，那言語的意味，正是所謂「文明底堡壘」。除去那些軍事的功績之外，對文化進步也有相當的努力，一三六四年創設了克拉可夫大學(University of Cracow)，十五世紀中葉，克拉可夫大學產生了著名的天文學者尼珂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創見關於地球在太陽周圍

迴轉運行的理論。

波蘭國內因爲信仰是自由的，所以殘忍的宗教迫害，並未經過英、法、德、各國那樣的特別的爭執。但那鄰國的帝俄、普魯士、奧地利三國，却羨望波蘭隆盛的勢力，結成同盟，由於戰爭征服波蘭，終於在一七七三年至一七九五年之間，由三國分割了波蘭國土，封閉了獨立國家的波蘭。

國家是滅亡了，但是，國民是生存的，對於帝俄、普魯士、奧地利的戰爭中，常常有波蘭兵士的參加。拿破侖旗下波蘭軍隊的勇敢善戰，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們底流血所得代價，是在一八〇七年建設了華沙公國——那在以後成爲波蘭再生的中心。然而悲哀得很，與拿破侖的沒落同時，便不得不放棄這些希望，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以舊波蘭的某些部分，造成了所謂「協議王國」(Congress Kingdom)了，於是，俄國皇帝就以波蘭國王之名，進行了暴虐的支配，雖在優越的武器與勢力之下，波蘭人民在事實上也屢次進行反抗，但終於遭到失敗。一八三〇年、一八六三年、一八八〇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末，俄國革命，德奧敗北，方始能以獨立的姿態恢復波蘭國家。——在第二次大戰之前，波蘭又首先遭遇到法西斯的蹂躪，至大戰終了，方始重又恢復自由，波蘭人民在這其間的對於侵略者英勇抵抗，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

我們不難理解到被剝奪了自由的國民生活是怎樣的，而侵略者對於愛國與愛自由的高貴的感情，又是怎樣地認作是罪惡。那些時期中的波蘭國民，不准有他們自己底土地，波蘭的兒童如果用自國底語言作祈禱或是談話，就會被打得頭破血流，更不是罕見的事情。在那種受到拘束的

可憎惡的時代裏，他們沒有政府也沒有軍隊，能支持陷在絕望中底波蘭人的惟一手段，祇有美術與文學，波蘭的詩人猶如古代的豫言者同樣地，豫言了國民底未來的再生，鼓勵起因失去自由而倍感苦惱與困憊的靈魂，祈望他們移諸實行。

於是文學者米克維支 (Mickiewicz 1798-1855) 史洛伐基 (J. Slowacki) 克拉辛斯基 (Krasinski 1812-1859) 的傑作，音樂家蕭邦 (Chopin 1810-1849) 的作品，偉大的畫家格羅特 (Grotger) 馬泰科 (Matejko 1838-1893) 的繪畫等，對於被壓迫時代出生的人們，傳出了自由波蘭，以及應征服的仇敵的實況。

x

亨利克·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於一八四六年生於立陶宛，他是那一八六三年抵抗失敗之後，波蘭社會一般都處在絕望與疲憊的時候，許多剛達成年底人中的一個。人們支持到現在為止的希望消失了，如今呢，爲了鼓起他們底精神，就有必要在人們之前，表示出非凡英雄的先例，以及正義的勝利。

在那一點上，亨利克·顯克微支是不惜努力的。而且，對於母國認爲是義務的工作，就以最成功的方法來完成它。有的是可憐的故事，無信仰 (Without Dogmas)，有魅力的小說，例如音樂師楊珂 (Yanko the Musician) 阿斯平窩爾的燈塔夫 (Aspinwall the Lamplighter)，勝利者巴蒂克 (Bartek the Victor) 木炭畫 (The Charcoal Sketches) 老僕 (The Old Servant) 等等，接着，轉換目光，作爲無與類比的歷史小說作者的顯克顯支來看時，又可舉出最著名的三部。

曲(Trilogia) 十字架的騎士(Cross Bearers) 你往何處去(Quo Vadis)。

三部作是火與劍(Ogniem i mieczem) 洪水(Daluge 指挪亞的大洪水) 伏羅迪姚甫斯基(Messire Wolodyjowski) 三卷，刻繪十七世紀中葉的波蘭底敘事詩。作者憤慨着亡國民族的悲哀，追憶過去十七世紀作為光榮戰勝國的波蘭，鼓舞起民族心，在劍與火中描繪擊退侵入國境烏克蘭的哥薩克於東方，洪水中描述勇敢奪回瑞典軍在洪水中佔領的北部地方，伏羅迪姚甫斯基謳歌對於南方土耳其軍之侵略，獲得大勝的情況。敵人從各方面侵入國內，首都被他們佔領了，國王獨自逃亡了，在這焰海之中，在這災厄與不幸的正中，祇留下惟一要塞——耶斯那·戈拉(Jasna Gora 意為光輝之丘) 寺院，還不曾被人征服，在進行頑強的抵抗。巨大的大砲對住城牆開放砲彈，攻擊連續不絕，可是都沒有效用，沒有能力使防戰的勇士們降伏。勇敢死守耶斯那·戈拉的情況，使波蘭人民受到鼓舞，恢復了精神。他們為着驅逐敵人而拿起武器，重又開始新的組織，使敵人敗退，驅逐出波蘭的國境，耶斯那·戈拉終於光榮地守住了。

十字架的騎士底內容，描述十五世紀初葉，波蘭遭受德意志民族侵入邊境而予以打擊，終於獲得勝利。比三部作的時代更古，雖是很難得到再現的效果，但作者仍能使古代的言語復活，發揮出可驚的創造力。

你往何處去，是羅馬暴君尼羅時代的，初期基督徒殉教的故事。

以上舉出的文學作品中底共同觀念是什麼呢？還有，在受壓迫的時代中，對於波蘭有什麼目的呢？那麼，祇要一看內容，就可以知道那裏面有的是鬪爭，有的是對正義的迫害，而最後，是正義的

勝利。

因爲在敵國檢查官的嚴重監視之下，要公然對帝俄與普魯士的壓迫表示不滿，在亡國的家是不可能的，這便是顯克微支將他自己底眼光注向過去的理由。

在絕大勢力的敵軍之中，堅苦地防守耶斯那·戈拉，無論是過去或是將來，對於處在拘束於鐵鏈之下的人民，固是良好的模範，然而，初期基督教徒的苦痛與在墓地中的祈禱，以及對於宗教底愉快的殉教——那些對於受束縛的波蘭，又有什麼關聯之處呢？可是，那也是完全同樣的。單以獻身於祖國與宗教的理由之下，他們被投進監獄，被宣告死刑，被送到西伯利亞的寒冷鑛山地帶去，正與初期基督教徒同樣，他們爲了說述祖國的命運，對孩子們施教祖國的言語，不能不嚴密地避開密探的眼光，他們爲了祖國，也愉快地接受了死刑的宣告。

波蘭，在受束縛的百年之間，正有過無數的尼羅。

顯克微支底古典的作品，對波蘭人民底精神，賦與了營養，使他們追憶起光榮的過去，打破對於未來的疑惑，而加強了他們的信仰與勇氣。

然而，使你往何處去，成爲不朽的思想的含蓄是什麼呢？那可說是在於對歐洲文藝思潮成爲兩大基礎的『希臘思潮』與『希伯來思潮』加以對立的描寫。

用不到說，現代的歐洲思潮是非常複雜的，要想提出任何一種來代表全體，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不絕向前回溯它的淵源時，到末了總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主流的那便是在上面舉出的兩種最

小的淵源。其一是希臘思潮，其一是希伯來思潮。

所謂希臘思潮 (Hellenism) 是希臘民族產生希臘文明的思潮，代表它的文藝思潮底產物，是荷馬 (Homeros C. 900 B. C.) 底敘事詩，埃斯基拉斯 (Aeschylus 525-445 B. C.) 索福克利斯 (Sophocles 496-406 B. C.) 攸利彼提斯 (Euripides 480-406 B. C.) 亞理斯多芬 (Aristophanes 448-389? B. C.) 等的悲喜劇，非提阿斯 (Phidias 500-423 B. C.) 等的雕刻，以及蘇格拉底 (Socrates 465?-399 B. C.) 柏拉圖 (Plato 427?-47 B. C.) 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等的哲學。

希伯來思潮 (Hebraism) 是總括希伯來民族文明的思潮，那代表的產物，傳到今日最古也是最貴重的紀念物，便是基督教的舊約。而從那流動出來的基督教，更是活的希伯來思潮的展開。如果以希臘思潮與希伯來思潮作為歐洲思潮的兩大淵源時，這兩種思潮可有什麼特質？還有，又是怎樣互相接觸的呢？那末，在希臘思潮中底無論是傳說也好，神話也好，有着多數半神半人的神明，在戲曲中有莊嚴的宿命觀，在雕刻中寓有冷靜、端麗、明和的趣向，在哲學中顯示出理想的道德的傾向，所有的知識主要是以人底現在生活為興味的中心，盡可能不使分離，換一句話說，是知識的人間的，現世的思潮，自行融合着學術道德以及上述的特質，在文藝、宗教方面持有那些長處。希伯來思潮却和這相反，以宗教為其中心，無論在文藝或是道德上，都帶上了宗教的色彩，趨向感情的，神的，來世的思潮。前者種根於人間的現在性，而後者種根於人間的未來性，自行對住人生的兩大方面。這兩者，其一為希臘的文藝學術，其一為希伯來的基督教，當明顯地開始互相衝突，是

在基督教紀元的當初，也就是第一世紀的中期，以羅馬的尼羅帝對基督教加以迫害，是爲最早也是最顯著的例子。從那以後的三千年之間，一方面是代表希臘文明底遺產的羅馬主權者，與一方是希伯來文明底結晶的基督教，對於政權的宗教不絕以壓迫的形式繼續下來，直到第四世紀，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帝的終於歸依基督教，與那以後朱利安 (Julian) 帝再事消滅基督教，而努力回復以前希臘的多神宗教，便成爲這大爭鬪的最後。到第四世紀終了，歐洲的中心已被基督教所征服了，第五世紀以後的歐洲歷史，就祇是希伯來思潮全盛期的歷史了。

以這兩種思潮的接觸歷史作爲題材的，有名的近代文學，計有三部，第一，不必說是顯克微支底你往何處去了，此外是梅萊什科夫斯基 (D. S. Merejkovskii 1865) 底基督與反基督 (Christos i antichrist 三部作：一、神明之死；二、神明之復活；三、彼得與阿歷克綏) 和易卜生 (H. Ibsen 1828-1906) 底皇帝與加利利人 (Kæiser og Galilæer 戲劇)。

你往何處去是以尼羅帝爲中心，描寫出當時狀況，把握住歐洲史上底一個重要的楔點，刻劃出那根本思潮的有名小說，如果能深邃地理會到這兩種思潮，那麼，就能感覺到這作品底豐富的含蓄了。

x

顯克微支在華沙大學求學，青年時期曾經在俄羅斯發行雜誌，處女作是一部名爲 A prophet in his own Country (1872) 的滑稽小說。三十歲 (一八七六年) 的時候渡船到美國，滯在加利福尼亞從事創作，也以 Litwos 的筆名爲華沙的新聞 Gazeta Polska 寫作通訊，當時，在七

國的波蘭，突然掀起民族的熱情。由於波蘭著名歷史家古巴拉教授所著的波蘭史的刺激，顯克微支開始寫述歷史小說，放出氣焰冲天的光芒，編成的十五卷叢書，那受人愛讀的盛況，可說在波蘭史中無比的。

以歐洲全體的文學史來說，十九世紀前半受着英國司各脫（Walter Scott 1771-1832）的影響，見到歷史小說的流行，在波蘭，可以看作是顯克微支的前驅者克拉遂夫斯基（J. I. Krasiński 1812-1887）就會寫過不少歷史小說。司各脫流行之後，歐洲就成為左拉（Zola 1840-1902）的自然主義的世界，亡國的波蘭在特殊狀態中，出現了古巴拉教授，沸騰起民族的愛國熱忱，而由顯克微支為之完成，然而雖是這樣的，也依然受到法國的影響，耽入在懷疑的作風之中，寫出左拉式的把那時代的科學底描寫使之徹底的自然主義作品波拉業基一族（Rodzina Polanieckich），心理小說有著名的無信仰與渦卷，無信仰是日記體的，以哈默萊特式的懷疑家為主人公，描繪出『精神的無產狀態』的小說，渦卷取材於一九〇五年俄羅斯革命的侵潤到波蘭農村的階級鬭爭的小說，使用的是寫實的手法。這出於過去曾是鼓舞民族熱、猛烈的愛國底歷史小說家的同一個人之手，實在可說是極為使人驚訝的事情。不過，他自身還是反對左拉式的自然主義文學的，他這樣地說過：

『小說應當鼓勵人生，不能使之消耗，應當使人生向上，不能使之侮蔑，為什麼呢？因為那是欣喜的福音，決不是惡耗。』

因而，他在不久之後，重又回復到歷史小說，寫成傑作十字架的騎士。

顯克微支底歷史小說的特色，最主要的是結構雄偉，有着壯大的歷史的展望，想像力豐富而又潑刺，描寫的筆法更是絢爛多彩，在繪述的人物以及事件中灌注了生命，滿蘊住創造性的迫力，以致有些批評家把他底歷史小說評作是一幅巨大繪卷。

「無論地域怎樣廣大，也決不驚駭，他能像熟練的技師似地從容地作遠近的測量，從筆管中絞擠出來的繪畫，有着即使是任何顏料也不可及那樣地多彩，而又燦爛醒目，交織着猶如精緻地錯綜了自然與人生的絨氈。」

你往何處去？他在五十歲（一八九六年）時作品，剛巧是作為作家達到最圓熟絕頂的時期，而博得絕高的定評。

「這作品是世界的偉大的宗教底歷史小說，不但是他底代表的傑作，也是世界文學底最高峯。」

六十歲時（一九〇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據說便是為了這部作品。顯克微支除去是個作家之外，更是一個雄辯的演說家，那在他底晚年更為顯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對波蘭民族的壓迫與榨取達到極度的時期，燃燒在他底內心的愛國熱血，曾經無次數地把他從書房推向街頭，為因戰禍而困苦的波蘭民族，募集救濟經費。

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剛巧是七十歲的那年病死。一九一八年波蘭重又獲得獨立的時候，對於這個未能看到可喜時期的大文豪，波蘭人民的感謝是不必說了，以甚至在艱苦中復國的兵士們底背囊中，都藏有他底英勇小說的事實來看，就可以知道他底作品所給與波蘭人民

的影響上。實際上，假使沒有他底影響，恐怕波蘭的獨立，在那時期還依然不能有所成就，也未可知。假使他能更高年地存在的話，那麼，據說當時獨立之後的波蘭共和國的大總統，將不是音樂家巴得累夫斯基（I. J. Paderewski 1860.）而該是顯克微支了。

波蘭，將他作為最優秀的人民的而尊敬，世界對於他，給與了最高的文學獎金。

你往何處去的出現人物，如果一一計數，恐在百人以上，因而事件也很複雜，但主要的大概可以分作三個部門：

一、維尼西阿斯和莉琪雅的戀愛；二、尼羅皇帝的淫蕩豪華的官廷生活；三、培特羅尼阿斯的美的趣味。

讀者在開卷就可以見到的便是培特羅尼阿斯。他底名字以特里馬爾契翁的宴會底作者來說，在文學史上也是個不朽的人物。他底前半生曾為俾西尼亞的總督樹有功績，後半生是作為風流無比的一代藝人而受到上下的敬愛，正如他底名字『Caius Petronius Arbiter』這最後的『Arbiter』因為在墮落腐敗的尼羅時代，祇有一個人能深邃地理解與批判高雅優美的趣味，所以由當時的人替他按上『Arbiter elegantiarum（風情鑑別官）的綽號，他便添加在自己底名字中的事實，是在史書裏面可以看到的。譯者雖把這譯成『風情鑑別官』却未能說是妥當的定譯。他在這作品裏面，是作為最有好意的希臘思潮的代表者，所以作者當敘述到他的死時，便這樣地寫下了結語：「感覺到與他們的逝去同時，那僅由他們而得保存的這世界上的東西

——也就是詩與美，都一起滅亡了。」

這小說裏面的登場人物幾乎全部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那祇要一讀斯威托尼阿斯（Suetonius 76? 130?）底羅馬十二皇帝列傳，就可以知道在你往何處去裏面幾乎是全加活用的空想的，恐怕祇有維尼西阿斯和莉琪雅一對戀人罷。維尼西阿斯是純粹的羅馬武士，而莉琪雅是虔敬的基督教徒，經過許多迂迴曲折的波瀾之後，維尼西阿斯底羅馬魂受到莉琪雅底基督教的感化，終於兩個人完成了戀愛而在結婚中終結，也正是說他們兩個人是象徵着兩種思潮的對立、抗爭與統一的。

對於尼羅皇帝，用不到多說，在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像在帝俄的伊凡和我國的秦始皇前面按上擴大鏡那樣的暴君，他，當然是被作為墮落了的希臘思潮底滑稽的化身而加以描寫的。

其次的次要人物，代表基督教的，有在聖經中熟知的大使彼得和保羅，以及在文學作品中常被寫到的尼羅帝底以前寵姬阿克脫，和莉琪雅底保護者神力的烏耳索斯等等。代表希臘思潮的，是培特羅尼阿斯和與他在宮廷中爭奪勢力的奸臣梯格里尼司，哲學者辛尼加，詩人疏康以及一羣廷臣，和尼羅的妃子波比雅。這裏面最饒興味的還有偽哲學者的紀洛，起先以代表希臘思潮而出現，後來化作基督教徒而終結他的生涯。他在讀者開始會以微笑，中途會憎惡，而最後會以敬畏來對他眺望的吧？這些提到的幾十名，明顯地描出了個性，時代固有不同，但還不是活生生地生活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裏嗎？

除去人物之外，這小說裏面包括了不少提到的基督教底教義，以及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歷

史、古典的個所，能通曉那些的讀者，固能非常有趣味地誦讀下去，但在並不熟悉的讀者，也許會感到麻煩，因而已儘量加上簡要的註釋，以供參考。

還有，在代表希臘思潮的各種人物的談話中，常常有「對××起誓」的誓言，夾雜在裏面，這既不熟習，而又使全體的語氣發生奇妙之感，讀者也許會感到怪異的，但在當時的人，胡亂地對神明或是某種事物起誓，實在是一種習俗，這祇要讀到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訓衆」的一節，就能明白了。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邪惡者。」

也因而，可以看到代表基督教的人物的起誓，是慎重的，虔敬的。這在維尼西阿斯的性格的發展上，更有着明確的實證。

關於譯者所使用的原本，是日本木村毅氏的日譯本，和卡丁 (Jeremiah Curtin) 一九四三年版的英譯，依照木村氏的意見是：

「卡丁是原作者的知友，更是一生與力於顯克微支的介紹與翻譯的人，說是全歐洲之能認識這位北歐的文豪，全然靠了他的努力，也不爲是種過言。而顯克微支自己更曾寫過下面那樣的

書簡作序，暗地承認是著作的許可版本：

「『除這以外的譯本的出版，並不是出乎我自己的意志，我雖不知把那些禁止的法律，但讀書界的輿論總會支持卡丁版的。』」

「那廝，除去依據波蘭原文而外，第一原本當然祇能使用卡丁版了，可是困難的是，卡丁版在英美都認為是晦澀難解的。」

因而，木村氏又參照了另外的兩種英譯本，和一種德譯和法譯本，並且由人用波蘭原文替他校正。

譯者依據上述兩種譯本譯出，也隨處發見木村氏譯文的忠實與苦心。當日譯與英譯有差異的地方，則依照日譯為準，卡丁氏的譯文並不分編，而第三編的第一、二兩章在卡丁氏的譯本中合爲一章，這大概是木村氏依照波蘭原文編排的罷。

書中的所有人名地名，因為都是實際的歷史人物，所以儘可能依據商務印書館的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譯出。

末了，對俞石文兄爲我覓得卡丁譯本，並且爲我找得不少難解的註釋，和爲我細心校對的楊嬰兄，謹至深切的謝意。

費明君

第

一

編